



父亲的王国【上卷】

齐玄江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父亲的王国

齐玄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的王国 / 齐玄江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108 - 1125 - 8

I. ①父… II. ①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8832 号

父亲的王国

作 者 齐玄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63.5

字 数 9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1125 - 8

定 价 79.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部

方 头 鬼

第一章

绿河的水从百姓村村边流过。家家户户都靠这水浇地。最早，村里约有一千来户人家，一百来个姓，几千人口，每家种着十几亩水田。这些水田土地肥沃，旱涝保收，一年可以种两季水稻，冬天还可种两茬菜蔬。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有一个叫司马迁二的人写了一部《村史》，但他也没有考证出这村存在了多少年。据他在序言里说，这村历来民风古朴，但也没有出什么大人物，他本无须去学司马迁的样写一部《村史》的，——虽说也出了一个叫刘德全的好人，那也只是百姓口中流传，考无实据，是不是有这个人也不好说。但到清末，天下大乱，出了一个大人物，才值得他呕心沥血写一部鸿篇巨制。

考虑到许多人不爱读史（《村史》也因此无法流传开去，几至湮没），爱读小说，作者想借鉴古今中外小说的写法，偷用《村史》材料，来写这篇，无非也是想借传那个大人物，使自己出名。都说万事开头难，写小说开头更难，能决定全篇的命运，写十几个，都不满意，最终取了平铺直叙，倒也陆陆续续写了下去。谁料中间经历许多曲折，天长日久，经常是写后面的忘记了前面的，什么呼应，什么结构，后来都顾不上了，只想尽快将它写完。作者有时也反省：这只是借口罢，本就没有这个才力……或许那开头就写砸了……总之，最终就成了这个样子，读者凑合读吧——

清末年间，村里有一家姓方，夫妇五十多岁，膝下一儿。此儿才十几岁，却是胸怀大志——这一点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他最瞧不起村里这些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种田的人。他整天游手好闲，在村里要么偷人家菜园里的瓜吃，打落人家院里的山枣，要么就在村巷里追逐野狗。其父那时守着十来亩膏腴之地，雇下一长工，生活虽说比村里人略强，但看见儿子却也发愁不已。

“你将来能干啥呀？”他经常对儿子说。

此儿的手从未拿过镰刀、捏过锄头柄。据人讲，小的时候也曾爱读书，识字快，私塾的先生曾称他能过目不忘，将来一定能中状元。可十岁那年，自从读了《三国》、《水浒》后，他突然丢下了书本，对先生说：“我不再读书了。”私塾先生拿着戒尺要打他手心。他吼着说：“你别装模作样的，快把那东西放下，我才不怕你呢！现在天下大乱，读书不如杀人，我要学曹操。”“孽障！曹操是奸雄，你怎么



能学他！”“你懂个屁，曹操是恶人，乱世恶人才能得势。”

十岁孩子说的话，唬得先生背过了气，第二天就卷起被盖走了。临走他对其父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做大事，可不要对人说我教过他。”——据《村史》考，此先生号称“真如”，云游天下，物色人物，是个得道仙师，是如黄石公一流的人物。其父后来又请了两个先生，不到半年就都被轰走了。“这个孩子，有一双毒毒的眼睛，能把什么都看透了！叫人瞧着就害怕。”他们说。

从此他一个人在村里闲逛，其父也管不了：捆也捆过了，打也打过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东躲西藏，一会儿去捅人家猪厩里的蜘蛛网、屋檐下的马蜂窝，一会儿去抓巷子里的猫狗；他会从人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蹿了出来，吓人家一跳。再大一点，他钻狗洞，掏燕窝，腰里时刻挂着把明晃晃的刺刀，穿着红的或绿的缎子，就像太平军时的长毛。说也奇怪，连那些看家狗看见他都不敢叫。“你到底是人还鬼！”老父经常在门口叫着骂。村里人都说老方家养了一个疯子。他听见，只是翻了翻那对小白眼，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家里叫根茂的长工是一个一天难得说两句话的老实人，四十多岁的单身汉，除了尽力干好东家的农活，与人无争，但看见他就像看见恶魔——用村子的话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全身发抖。他经常偷偷地跟在根茂的身后。赶牛群到山上后，根茂常感到无比的孤独，想女人想得发疯时，就开始逗弄那匹年轻的母牛。这时，他会哈哈地笑着从树丛里钻了出来，“根茂叔，你在干什么呢！”老长工一时羞得无地自容，脸色发白。

一直闲逛到十六岁，他的身材已长得很高大，方方的脑袋，横眉小眼，人称方头鬼。但他的脚步一直没有跨越村子西边的那座大山。那座山的外头是什么？他不知道。绿河正是绕着这座山的山脚流淌。他有时在河里用铁叉叉鱼——打鱼那时在村里是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总抬头迷惑地看着这座山。

他想：坑、瞒、拐、骗、偷，所有的软功夫，都已经学会了，就是没有学会舞枪弄棍这些硬功夫，村子里没有这方面的能人为师，须到山外去；欺负小孩，作弄老人，偷看女人洗澡……所有这些恶事——除了杀人放火，他都得心应手地做过了。他时常感叹：在这么一个山村里，便是作恶也无多大作为啊。要学会杀人放火，看来也只有到山外去了。

方头鬼在村里没有一个朋友，岁数和他一样大的，他一个也瞧不上。各家的父母也不准孩子和他一起玩，“那是老方家的败家子——老方家的祖上风水准是漏底了啦！你们可不要去学他！”人们说。他想，你们都不要瞧不起我，到时候我做一番大事业给你们看看，让你们都跪倒在我的脚前。想是这样想，可他也很难，因为憋屈在这个村里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

那一年，方头鬼开始交好运，结交了两个人，一个叫蛇手，是村里专门上山捉毒蛇的。他捉了蛇以后，就用筐背着，爬上那排山岭到山外去卖钱，每年出山两三次。此人孤身一人，四十余岁，那双手就像一对鹰爪，青筋在手背上条条暴露，手指关节就像竹节一样，一脸黑气，整日以食蛇肉为生。他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一间茅屋里。这是方头鬼在村里唯一敬畏的人，从来不敢靠近他。近来，方头鬼对他由敬畏变成了崇拜。他想，这么一个整天与蛇打交道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毒的人罢。方头鬼开始围着那间破草屋转圈，想走近认识他。有一天傍晚，方头鬼又来到了草屋后头窥视蛇手在屋里干什么。突然，听到蛇手在屋里喊：

“方头鬼，不要到草丛里转来转去，那里面有几百条蛇呢，它们围着这间房子，时时刻刻都想吃了我——只是现在还不忍靠近我的身。你赶快离了那里吧。”

方头鬼吓了一跳，他不知道是不是真有几百条蛇。

“我不怕。你吓我呢！”方头鬼喊。

“你快离了那里——我不骗你。”蛇手喊，听上去那声音有些急切，“它们都是我的冤家，它们有的老婆被我捉了，有的丈夫被我捉了，有的媳妇、子女被我捉了。它们纠集在一起要替它们的亲人报仇呢。我天天晚上听到它们交谈的声音，有眼镜王蛇、五步蛇、银环蛇、铁铬头蛇、蝮蛇……什么蛇都有，它们还怕我，不敢靠近我的身。只是时时刻刻都在等待机会罢了……方头鬼，你不要命就待在那里吧。”

方头鬼这回真的害怕了，急忙从草丛里跳了出来。

有一天，已是深秋了，河水已有些凉了，方头鬼正在河里叉鱼，看见蛇手背着竹筐沿河岸走了来。方头鬼这时急忙显露绝技：每一叉下去就叉上一条急速甩尾巴的鲫鱼。方头鬼的绝技终于吸引了蛇手。蛇手停下了脚站在岸边看。他看见方头鬼没有失手一次，看着看着，他愤怒了。

“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去叉一条蛇试试！”蛇手说。

“捉蛇我不行，可是叉鱼你不如我。”方头鬼停了手。

蛇手接过方头鬼手中的叉，试了几回都落空了。

“你这么激我，到底想干什么？想拜我为师？”蛇手问。那浮着一脸黑气得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不想拜你为师——因为你还不配。我只想让你带我出山去。”

“为什么不配？”

“因为你还不够毒。我要是你，就决不告诉那房子周围有蛇的事，要是被蛇咬死了活该！你身上这副德兴，到头来还会要了你的命。你要是在我的手下，最多是一匹鹰犬而已。所以，我不会拜你为师，免得将来我们的关系不好处。”



蛇手听见，反而高兴地笑了。

“看来你比我还要毒啊。”蛇手带方头鬼到他那间茅屋里。里面透着一股砭人肌骨的寒气。地下虽是泥地，却一尘不染，就像千万条蛇爬过一样。抬起头，屋顶的茅草里果然有几条蛇在爬。

“你看我这间屋子，一个蜘蛛网都没有，一只苍蝇、蚊子都没有……真是干净得要死！”蛇手说。

“你也不用把我带到这里来吓唬我。不就是几条臭蛇么？我要学的是杀人放火，你这几手不配做我的老师。我要你带我出山去。”

“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胆大的人。”蛇手果然大为佩服。“小小的年纪就这么胆大，了不起……”

“你最多是一头鹰——看看你的那双爪，我说得不错的话，你是老鹰托生的，将来大有用途，可做不了首领。”方头鬼围着蛇手仔细打量，口里一面说，俨然像一个预知未来的人。

方头鬼结交的另外一个人叫帮财，他是从山外来的挑担货郎，每年要到村里来转悠两三回。他挑着货担，手里摇着货郎鼓，在村巷里晃晃悠悠地走。挑的两个皮箩上放着两个小扁木箱，箱面镶嵌透明的玻璃，里面摆着针头线脑和带柄的糯米糖。他三十来岁，戴一顶黄草帽，穿着一身蓝布褂，脚踏一双青布鞋。他逢人就笑，一脸和气，有时和气得不像是一个商人。

“那种花扣子多少钱？多少？一文钱十粒？再饶一个怎样？一文十一粒！”

“好吧。一文钱十一粒，卖给你了。”

“再饶我一粒吧？”

“好，再饶你一粒。”

就这样，直到小媳妇们不好意思再开口，拿着东西高兴地走了。

母亲带着孩子来买糖，他从来不和人讨价还价，愿意拿几块就几块。“拿去吃吧，甜的呢！”他说。

“快谢谢好先生。”母亲们不好意思了，多拿的几块糖像是偷来似的，牵着孩子的手赶快走。走出几步，发现没有人看见，才在脸上露出了微笑。她们占便宜也不想让人看见。

人人都知道这货郎是个挺和气好讲话的人，所以，村里的老人、妇女、孩子年年都盼着货郎来。

可是，这货郎每来一次，村里都要丢了人，不是丢了小媳妇，就是丢了孩子。可谁也没有想到与这货郎有关，都以为是走失了、私奔了或是被狼叼去了。只有方

头鬼觉得这事有些蹊跷，这货郎有些异样，于是偷偷地跟定他。他发现货郎在村里人都下地干活时，就不声响地在村弄里走，当看见谁家的门开着，家里就一个小媳妇坐在前堂纳鞋底时，就走进去讨一口水喝。小媳妇看见是货郎并不害怕，很热情地端碗水给他，他就坐在门槛上一边喝水一边假装好奇地打量小媳妇手中的活计。“大姐，你的手真巧，这针脚有多密啊……我这里有上等的鞋面，绣花的。”他说。小媳妇听见夸奖总是很高兴，听见有鞋面，就更高兴。货郎把小媳妇引到货担前，把皮箩上面的小扁箱抬起，里面除了有绣花鞋面还有一堆白花花的大洋，小媳妇顿时眼花了：家里一年到头的收入也只不过几块大洋，哪里见这么多大洋！趁着小媳妇发呆的时间，货郎抓起一把往小媳妇怀里塞，一面就把小媳妇往屋里推，掩上屋门，就把小媳妇奸了。有的小媳妇被他奸了后，得了银元也就不声张——反正也没人看见，有的后来就跟货郎走了。如果拐不到小媳妇，他就打小孩的主意，他用几块糖就把孤身一人在门口玩的小孩骗走了。

有一天，方头鬼在村口河岸路上拦住了货郎，其时货郎在村里刚转了一圈出来。

“站住！你是不是欺负村里没人呀。”方头鬼喝道。

货郎吃了一惊，他停住了脚步，脸上一直挂着的那脸微笑突然僵住了，很快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方头鬼右手拿着鱼叉，却没有后退一步。货郎也把货担放下，从皮箩里抽出一把匕首，放着毫光。

“这几天，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原来是你这个小杂种……”货郎说。

“你在村里做的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这个人贩子！怎么？还想逞凶么？给你十个狗胆都不敢！”方头鬼毫无惧色，厉声喝道。

货郎有些害怕：这到底不是在自家的地盘上。他犹豫了一下，眼睛贼兮兮四周看了看。田野里一个人也没有，路的那头，过了桥就是山口，越过那座岭就是山外。货郎眼里露出了凶光，右手举着匕首向方头鬼步步逼了去。

“知道杀人灭口，还算有点出息。可惜，你今天遇着我了。”

看见方头鬼毫无惧色，货郎以为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的少年身怀绝技，不敢贸然扑上去，而在方头鬼的面前摆开了马步，准备来和方头鬼开仗。但方头鬼并不当回事，他招招左手，从路边的树丛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来，颈脖上挂着一条眼镜王蛇，一脸黑气，似笑非笑。

“蛇手，把蛇放过去，让他尝尝被蛇咬死的滋味。”

蛇放在地下，立即向货郎游了去。来到跟前，将头昂起一米多高，对着他喷雾。



货郎一动不敢动，和蛇僵持了一会，突然把匕首扔在地下，跪了下来。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知道求饶，也还不错，”方头鬼说，“我来问你，你把人都卖到哪里去了？要说老实话，不然我把一村人都喊来，他们会把你的皮都剥了。”

“大爷饶命，我说，我说……求大爷快把蛇弄走。”

蛇手吹了一声口哨，蛇就爬到了他手上。货郎说：

“人都卖到了山外。女人被我卖到窑子里，小孩作为见面礼送给了毒坤首领当家奴。”

“卖女人能卖那么多钱？——你皮箩里的大洋都是拐女人卖来的？”

“哪里……一个黄花闺女也值不了几个钱，别说是被操烂了的贱货了。也就卖十几块大洋。我出手快，有时还卖不到这个价……”

“那你的钱是怎么来的？”方头鬼打断了他，其时他还不知道耐着性子，还没有学会用他对小白眼瞪着看人。

“……啊哈，大爷，你还年轻，”货郎却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大爷，你还年轻，还不知道呀，小媳妇味道好啊，我拐她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玩，那味道……嗨嗨，说不出的好。”说到这里，货郎竟有些得意忘形了，不住地咂舌。

“那你靠什么弄钱？我知道你那小货担只是骗人的道具。”

“弄钱？那也不难。”货郎看出方头鬼已沉不住气，脸上又回过了血色，挂上了那抹祥和的微笑，并动了动手，看看方头鬼，那意思是想让他站起来说话。

方头鬼看见了，跨上一步，以他在河里叉鱼的准头一叉把货郎的右手叉在地上，四个叉齿正好从货郎的指缝里穿过，显然方头鬼是手下留情了的。这一叉把货郎刚挂上的那点微笑又到九霄云外去了，货郎惊叫了一声，差点昏了过去。

“大爷，我说，……饶命！钱是卖烟土得来的。”货郎说。

货郎说，翻过这座山，山的那一面不远就是缅甸府，朝廷管不着。当头的是佤人，叫毒坤，手下有几千条枪。枪手都不是汉人，是佤人，外人都叫他们佤帮。他们不种粮食，在山坡上成片成片的种鸦片——他们叫罂粟，每年收下来就到山下的木房里炼制成烟土。他们把烟土私运到中国上海，一部分从那里漂洋出海，一部分就销往当地。他们还有一条大通道，就是通过香港运出去。这些事我只是听说，不太懂……烟土这玩意儿很值钱，不但能赚大洋，还能赚外国洋钱。可做这事都很危险，本钱也大，只要做成一笔，就够吃喝几年的。

货郎的这话，方头鬼大多听不懂，但他觉得那就是他向往的地方。他看了看一旁的蛇手，蛇手点了点头，知道货郎说的是实话。蛇手一年也出去两三趟，知道外

面的一些事。

“那好，你带我们去找佻帮的毒坤。”方头鬼说。

“佻帮那里是想找就找得到的？何况是毒坤！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毒坤一面，他们都有自己的章程，很秘密，生人要摸进去，就出不来。再说，那里到处都老林、沼泽，没有当地佻人当向导，根本就找不到路。那里经常下雨，林里飘着瘴气，地上是老虎、狮子、狼，脚下的杂草里是毒蛇，什么样的毒蛇都有。真是很怕人。路上经常看见尸骨，不知道多少人死在那里了。”

“那你怎么进去的？”方头鬼问。

“我只认识山那边的哨卡老刘头。他是毒坤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带着十几个人在通往进入缅甸的路上驻扎，我每次都带拐来的小男孩带到他的营房里交给他，作为见面礼。他安排我住两三天，然后才弄几条砖头的烟土。每次都这样。老刘头是汉人，最早还很关照我，可这两年不知为什么，对我不怎么热情。”

“佻帮要男孩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听说是毒坤在训练童子军、敢死队，专收孤儿。然后再又从他们中间培养‘冷血杀手’。也听说是做了毒坤身边的奴才、保镖，因为毒坤觉得族人有时不可靠。所以专募一些汉族的孤儿。这些人他都要亲自训练的。”

“那你就带我们走，去找毒坤去。”方头鬼说。

货郎吃了一惊，像是没有听明白，可方头鬼已把鱼叉拔起，转身走了。蛇手走了过来，对货郎喝道：

“还不站起来跟着走！”

货郎急忙挑起担子。三个人进入山口，向岭上进发。其时已是傍晚，早就没有了一丝阳光，路上的空气透着一层墨色，格外清凉。翻过这座山岭至少得半天工夫。从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走夜路。

蛇手走在前头，方头鬼走在中央，货郎殿后。天完全黑下来后，他们停了下来，在路上扎营过夜。他们点了一堆火，蛇手抓了两条蛇，在火上烤蛇肉吃。

方头鬼这时才问货郎叫什么名字，并告诉他，他们要到山外去干一番事业。

“我看大爷能行，胆子这么大，办事这么果断。”

“以后不要叫我大爷，叫主公。”又指了指蛇手，“你叫他大哥。”

货郎一直害怕蛇手，不敢靠近他。此刻，他看了蛇手一眼，算是打招呼。

“主公，我们三个就此结拜兄弟吧？像《三国》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货郎——其名帮财——讨好地说。

“放屁！那是骗人的玩意儿，我要学曹操。”说完，方头鬼起身在一旁躺下



睡觉。

第二天上午，他们翻过了这座山。帮财说，离佻帮还有很长的路。路过一个小村子时，绑了两个孩童，用麻袋装了。

“帮财，你还是带我们找老刘头。放心，这回老刘头一定很高兴。他的生意红火了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近来冷淡你？他是指望你生意越做越大，可你却越来越没出息，老牛也会没有了耐心。”

方头鬼走了以后，其父急了一宿没睡，第二天派长工根茂去寻。根茂听说方头鬼离家出走了，说不出的高兴，他哪里也没去找，只在山上睡了一觉。其父也不很悲伤，因为眼不见为静，他反倒省心轻松了。

第二章

当村里人再见到方头鬼时，已是五年后刚过春分的这一天。这天上午，这队人马从山上下来了。方头鬼穿着一身军装，脚蹬大头靴，肩上背着一把驳壳枪。左右跟着两个人：蛇手和帮财。他们也穿着军装，背着长枪，腰里缠着子弹带，俨然是一付保镖、马弁的样子。他们的身后是五、六个士兵，牵着两匹高头大马，马上摇坐着两位年轻漂亮的女眷，遮着半透明的头巾。

方头鬼刚从岭上下来，过桥走在绿河的岸上，不想就遇见了父亲。踏上村里的土地，方头鬼本很激动，所以走得也特别慢。他四下看着，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影在忙春播。阳光落在水田里明晃晃的，一块块的分布得错落有致。好久没有见到这副景象了……方头鬼突然看见父亲在前面不远迎面走了来，肩上扛着犁铧，只顾低头走；后面跟着长工根茂，肩上扛着耙，手里牵着一匹老牛，也是低着头。步履已是老态龙钟多了。

父亲一直走到跟前差点撞上，才看见这支背枪的队伍。还没缓过神来，却听见有人站在路边，恭恭敬敬地叫道：

“爹——”

“你是……”父亲站住了，打量着方头鬼，一时认不出来。

“我是孝先呀！”方头鬼说。他招呼他的手下，“你们都过来，叫老太爷。”

“参见老太爷！”这些人叉手躬身施礼，吓得老头紧往后退。半天他才认出来了。

“爹，你这是……干吗去？”方头鬼问。

“我还能干吗，种地呗。你走了以后，你娘也着急病死了，十几亩地就靠我和根茂了。别的人家都把地犁好了，马上就要插秧，可我的地还没……”

“今年我们不种地了，”方头鬼说，“我们回家去。”

方头鬼听见娘死了，连问也没问一声，就像死了头猪或狗。

“不种地，吃什么呀？喝西北风？”

“今年我们不种地了。——你们过来，扶老太爷回去。”

士兵们上来七手八脚地抢过了老头肩上的犁。老头气得浑身发抖，嘴里一面骂着方头鬼：“放开我！孽种！你还回来干什么？你……”长工根茂早已吓得走不



动路。

方头鬼看见老头赖着不走，失去了耐心：“把这老东西架回去。”

两个士兵架着老头的两只手，把老头拖着走。老头开始还能跟着迈几步，后来就跟不上了，一双脚在地上拖着，快到家时，草鞋也拖掉了。一路上，老头就像要被杀的猪一样破口叫骂。

到家，方头鬼立即在门口按了两个岗哨：两个兵端着枪笔直站住。

方头鬼让大伙把后屋收拾出来当兵营。他把女人安置在楼上的厢房里。

吃过晚饭，他把长工根茂叫了来，指着桌上的军装和一条长枪说：“根茂，你以后也不用当长工放牛种地了，也扛枪吧。”

根茂吓得半死：“少爷，我不会打枪啊。”

“穿上军装就会打了。以后别叫我少爷，叫主公。”方头鬼站起来往楼上厢房走。他突然回过头说：“到时候，我再给你娶一门媳妇，别整天想着操母牛。”

第二天，方头鬼在进出山岭底的五岭桥头设了一个哨卡，派了两个兵在那里守着，对任何进出的人进行盘查，多数时候是不让人通过。根茂负责给哨卡送饭。村里人很快知道，方头鬼带兵回来了，却都以为他出去当了官，是衣锦还乡，住上一阵就走的。

一早，方头鬼把队伍集合起来，开始在村里游街了。他们全副武装。方头鬼走在头里，蛇手与帮财紧跟左右。这村本有上千户人家，沿河一面分布，颇为整齐，横竖有五、六条村弄。他们整齐地从各家门前踏步走过，踩得地上的石板咚咚响。家家都躲在屋里透过窗户观看。等队伍走得远了，又都像耗子一样钻出家门，聚在一起议论。

“是方头鬼回来了！”大家明白以后，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过去，人们是瞧不起，现在是搞不懂，是害怕。

队伍来到王甲长家门口。方头鬼停住了队伍，自己走了进去。王甲长正埋在摇晃的躺椅里悠闲地抽水烟筒。看见门口站住一个巨人，慌忙爬了起来。

“啊，是方头……什么时候……昨天就听说你回来了，你这是……”

“我来看看你。”方头鬼说。

“那好……”

王甲长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佝偻着背，在村里早有些养尊处优、飞黄腾达的样子，也从没有听过有人用这么响的叫声和他说话。他想找找这个昔日经常在村里偷鸡摸狗者的眼光，却被门口射进来的天光迷住了眼，只能看清方头鬼那高大的剪影。

王甲长素来是个欺软怕硬的人。这架势分明是来者不善，于是决定给予尊敬较为稳妥。他边起身边这么想，可等他要邀方头鬼入座喝茶时，却发现方头鬼已经转身走了，他也就趁势改为送客。

“怎么？不坐坐就走？”他心里实不愿和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人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的，这要是传出去也不好听。他心里这么想可口里不这么说，脚步却在往外跨，似乎是在赶方头鬼走。

“甲长，你看见过杀人么？”方头鬼突然停了下来回过头来说。甲长也差点撞在他的腰眼上。

“什么？杀人？没看见……这太平天下哪有杀人的事。”王甲长万万料不到方头鬼会问出这样的话，吓得他全身的寒毛根根顿时竖立起来。

“我是问你有没有看见过杀人？”方头鬼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急切。

“没有……我想和杀猪差不多吧。”

“那好，过几天我家杀猪，到时来请你吃杀猪饭。”

方头鬼走出了门口，重新喝令他的队伍齐步走。队伍走远了，王甲长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随后几个小时，他想不透方头鬼的来意，抑或是这几年在有些方面得罪过方家，故专此来寻晦气？可方头鬼外出这几年他也没有替官府向方家多收一分粮税呀，——他早就留着这份心眼呢。

方头鬼的队伍走到村西头的一棵大樟树底下，他想起不远就是秀才刘家了。所谓“秀才”，早已是上辈人的事，可这家人还承着祖上的余荫，在村里的地位仅次于甲长，颇受人尊敬。方头鬼从小对刘家就瞧不上眼。这家人藏了几箱线装古书，每年都要搬到晒场上晒几回。夏天，别的人家在忙着晒稻子，可他家却在忙于晒书，这仿佛是在炫耀自己是书香门第，高人一等。村里的人也格外崇敬。临近的鸡在晒场上摇头摆尾走动，啄些谷子吃是没人说的，可要是鸡越过了界线到他家的书上拉泡屎，就要大发雷霆，非逼鸡的主人把鸡杀了，以谢亵渎圣贤之罪。不得已，他家晒书的日子家家只得把鸡圈起来。这样，公用晒场总算有几年清静，听不见吵架了。然而，刘家似乎觉得受了冷落：祖上荣膺过秀才的谱也无处摆了。于是又发明新花样，晒书之前要上香拜祭祖宗，放炮，闹得全村人人都知道。有一回，方头鬼在晒书场上拿了本《三国志》翻了翻，却遭了一旁看守的刘家二儿子一阵白眼，并追过来将手中的书夺走了。方头鬼当时就想放火把这堆烂书都烧了。

“立定！”方头鬼把队伍停在樟树底下。蛇手、帮财左右跟着，三人向刘秀才家走了去。刘秀才家十几岁的小儿子看见早已飞奔到家中报信，并飞快把大门闩上了。方头鬼开始用手拍门，后来不耐烦，就叫蛇手用枪托砸。帮财退后几步，飞起



一脚，把门踹开了。

刘家的二儿子从书房里踱了出来。他的变化吓了方头鬼一跳。虽然也只不过三十来岁，却已然是一个小老头了，拱肩缩背，瘦得皮包骨头，脸上无半点血色，下巴蓄着稀疏的几根黄胡子，脑后拖着的一条长辫子，有半数都花白了。据闻，这人从小也没有捏过锄头柄，整天就在南书房读书。刘家寄希望于他能重振家门，捞个秀才，中个举人什么的。

“关门仍拒客之雅意，破门而入，真仍有辱斯文！”刘家二儿子用摇曳般的声音对他们说。

“刘老二，你还认识我么？”方头鬼说。刘家共有四个儿子，还有两个此刻和老父下地种田去了。

“我当是谁，原来是偷鸡摸狗的方头鬼回来了。”刘老二眯着小老鼠眼打量着方头鬼，脸上无半分惧色。

这似乎出乎方头鬼的意料。他以为刘老二看见他这副阵势会吓得要死的。

“你说什么？……”方头鬼问。

蛇手和帮财早已沉不住气了，冲上前去，三两下把刘老二捺倒在地下，用脚踢了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打人，莫非是强盗不成？”刘老二佝偻身子，歪着头喊。

“你竟敢对主公这样无礼！畜生！今后还敢不敢这样目中无人！我让你嘴硬……”

刘老二在地下打滚了，又有两大巴掌很脆扇在脸颊上。他嘴里还用“之乎者也”的话回应着，看不出有半点惧怕和求饶。因为他们不知道，此刻刘老二心中充满了浩然之气，满嘴说的都是圣人之话，比如，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啦，什么“匹夫可杀不可夺其志”啦……

“这轻骨头，打也不怕！”蛇手和帮财已出了一身汗。

方头鬼走下一步，一把抓过刘老二的衣领，像提小鸡一样扔在脚下。

“刘老二！从今以后，不许再到晒场上晒书，也不许再到路边去读书，要读就到牛厩里去读。”

“好一个大头鬼，你以为你是皇帝老子，连圣贤书也不让读，这和畜生何异！当年，我家晒书，你徒有羡慕哉……”刘老二躺在地下，还是骂。

这时，刘家另两个儿子得到信息，已从田地里赶了回来，看到这架势，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躲在后院里看着刘老二挨打。

方头鬼把手枪拔了出来。